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3)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3)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巫婆的面包	欧·亨利 (1)
上尉的爱情	欧·亨利 (5)
避雷针	马克·吐温 (8)
开小差	约·斯坦培客 (12)
未知数	艾辛格 (16)
一件小事	鲁 迅 (24)
珍珠耳坠子	胡也频 (27)
中秋节	胡也频 (34)
他们要学狗叫	卡尔曼 (43)
品德考验	厄尔凯尼 (45)
在路途中	拉 斯 (46)
一根琴弦	卡邱申科 (48)
老两口	都筑道夫 (52)
劝诱推销	布赫瓦尔德 (54)
被开玩笑的劫匪	塞 拉 (57)
玛 莎	屠格涅夫 (60)
生病的故事	左琴科 (62)

忠心不二的公牛	海明威 (68)
选 择	鲁·克·库克 (70)
可笑的悲剧	科 蒂 (74)
等着的轿车	欧·亨利 (78)
财神与爱神	欧·亨利 (81)
花园里的独角兽	詹·瑟伯 (90)
幸福的红玫瑰	阿·戈登 (92)
奥利和特鲁芳	辛 格 (96)
一个悲剧	杰克·伦敦 (100)

巫婆的面包

—— 欧·亨利

玛莎小姐在街角儿开了间面包小店，店门前三步台阶，门上装着开门即叮当作响的门铃。

玛莎小姐年满四十，嘴里镶着两颗假牙。她是个充满爱心的姑娘，银行里有二千美元的存款。许多结婚机会远不如玛莎小姐的人都已嫁人了，可她仍心无所属。

最近，玛莎对一位顾客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位中年男子，戴着眼镜，褐色的胡须修剪得分外整齐。他讲英语时带口浓重的德国腔。他穿着一件旧衣服，有几处还打着补丁，虽说不修边幅，看上去却干净利索，彬彬有礼。他每次光顾玛莎小店总是买两个陈面包——新鲜面包是五分钱一个，陈面包是五分两个——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要。

玛莎小姐越来越注意这个奇怪的顾客，一次她有了惊奇的发现，她发现他手上留有一块红褐色的色块，她猜他一定是个穷艺术家，他准是住在一座小阁楼上，画着画儿。玛莎那颗善良的心为此不禁跳得更厉害了。为了证实自己对他职业的猜想，玛莎从自己的房中取来一幅油画，这是她在一次拍卖中买来的。她把画挂在柜台后面货架上一个显眼之处。这是一幅威尼斯的风景画，上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一位贵妇人坐在冈多拉上，正专心致志地撩着水。“这是一幅很有意思的画，他不会不对它有所表示，如果他

是艺术家的话。”她想。

那位顾客于两天后又一次光顾了她的小店，果然，他看到了这幅画。“小姐，您的这幅画挺不错嘛！”

“还可以吧！”玛莎一边包着面包一边答道。“我非常喜欢艺术画。您觉得这是幅好画吗？”她为自己的成功暗暗窃喜。

“可它的构图不够均衡，”这位顾客回答说，还是一口浓重的德国腔。“透视也欠点火候。再见吧，小姐！”

他对玛莎礼貌地笑了笑，然后接过面包，转身走出店门。玛莎又把画放回了原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是那么的洞察力，那么神采奕奕！他一眼就能看出透视画得不准，可却又不得不靠陈面包过活！对此玛莎还能理解，一个天才在成名之前，常常是不得不如此艰苦奋斗一番。

从那次交谈以后，那位顾客每次来总要与玛莎搭上几句，但他仍旧只买陈面包——从未要过蛋糕、馅饼，也从未要过柜台中任何一种美味糕点。他越来越消瘦了，而且神情沮丧。玛莎不由得心悬了起来，见他每天只买那么点儿可怜的东西，她很心疼，想给他加点儿好吃的可又没有勇气，怕冒犯了他，因为她知道损伤了艺术家们的自尊心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玛莎把她那件最为心爱的蓝点丝绸背心穿在身上，她在恭候这位贵客。这位贵客又一次光顾了她的小店，他把一枚五分镍币放在柜台上仍要他的陈面包。正当玛莎取面包时，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一辆消防车喧嚣而过。这位贵客赶快跑到门口去观望——谁都会如此。玛莎灵机一动，她迅速地在每个陈面包上深深地切了一刀，并分别

塞进一大块黄油，然后又将面包紧紧夹好。这新鲜的黄油是几分钟前刚刚送来的。当这位先生返回柜台时，玛莎已像往常那样在用纸包着陈面包了。

他们又像以前那样，愉快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又礼貌地告别了她。玛莎暗自微笑，对自己的大胆及慷慨的冲动感到兴奋不已，但又不禁焦虑不安：是不是太冒失了？他会生气吗？肯定不会，吃的东西是不会说话的，而黄油也绝非女性冒失的象征。

玛莎情不自禁地想像着当那位可爱的先生发现那诱人的大块黄油时的情景。大概他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站在画架旁，那上面摆着他正画的那幅画儿——当然，画的透视肯定是无可挑剔的。然后，他开始准备那顿有干面包和白开水的午餐，他把面包切开——啊，想到这儿，玛莎的脸不由得红了。当他吃面包时会想到那只把黄油放进去的手吗？他会……

正当玛莎沉浸在脸红心跳的遐想中时，响亮的门铃声烦人地响了起来。玛莎叹了口气，快步来到店堂，什么家伙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两个男人已经站到了柜台前，一个是她从未见过的年轻人，叼着个烟斗；另一个就是她的那位可亲的贫困不堪的艺术家。在那一刹那，她莫名地激动和兴奋起来。

但她的那位先生却满脸涨得通红，帽子推到后脑勺，头发乱蓬蓬的。他紧握着拳头，凶狠狠地向玛莎挥舞着，凶狠狠地。

“自作聪明的女人！”他声嘶力竭地吼着，像敲鼓一样擂着玛莎的柜台。“你这个蠢东西！”他叫喊着，眼镜后面

那双蓝色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我要你知道，你是个多管闲事的混帐女人！”

玛莎几乎站不住了，她虚弱地靠着柜台，一只手放在她穿的那件最好的背心上。这时，那个年轻的叼烟斗的人抓住了那位正在喊叫的顾客的衣领。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把那愤怒的艺术家拽到了门口，转过身来对玛莎说：“我要告诉你，小姐，他叫巴姆勃格，是个建筑绘图员。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他为一个新市政厅的设计图已经整整辛苦三个月了。他准备参加一次有奖竞赛。昨天，他用墨水笔描出了底线，你知道，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稿，再用墨水笔去描，然后用陈面包屑擦去铅笔线。就在最后完稿时，当他准备用陈面包擦去铅笔线时，那黄油……他三个月的辛苦全白费了，当然也不能参加比赛了。”

玛莎走进内室，把那件蓝点丝绸背心脱下，又换上了那件烟色斜纹哗叽的，然后回到柜台，坐下了……

上尉的爱情

—— 欧·亨利

此刻，上尉望着墙上的军刀沉默不语，他想了很多很多，他也想到了战争，但往日战争的硝烟仿佛隔得非常非常遥远……

令他不敢面对的不是战争，而是因为敌不过一个女人温柔的眼睛和满面春风。房间里无声无息，静悄悄的，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久坐着未移动半步，这封信是他烦闷的根源。他把断送了他的希望的那段至关重要的话重看了一遍：

我觉得该坦率地说，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嫁给你。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但我们的结合不会是幸福的结合。说出这些话我非常抱歉，但我相信你会赞赏我的诚实。

看完信，上尉无言地垂下头，他承认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但是他身体结实，为人诚恳，有地位，有钱。难道他给予她的爱情、体贴，还有他的优点不能使她忘掉这点遗憾吗？而且，他几乎可以肯定，她对他有好感。

上尉做事果断，并且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他要再去见她，当面向她恳求，年龄不应成为他与他喜爱的

人之间的障碍。两小时后，他作好了准备，去打一生中最大的仗。他登上了开往田纳西州南部一座古城的火车，她住在古城里。

当上尉见到他心爱的人时，她——西奥多娜·戴明正站在洁净精美的台阶上欣赏着夕阳，她看到他来并没显得尴尬，反而一笑。上尉上了台阶，站在她下方，两人的年龄差别并不显得大。他个子高，腰身笔挺，眼睛明亮，皮肤晒成了褐色。她年轻靓丽，貌美如花。

西奥多娜说：“你的到来很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在台阶上坐坐。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所以我才会来。”上尉说，“答应我，西奥多娜，收回你的答复，让我们忘记一切，可以吗？”

西奥多娜对他嫣然一笑。上尉看起来很年轻。她的确喜爱他身体好，长相好，有男子汉气概，如果……也许……

“噢！可爱的上尉，那是行不通的。”她断然摇着头说，“我非常喜欢你，但结婚不行。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还是别再说了，我在信里对你说过了。”

上尉的褐色脸庞微微有些红，他呆呆地望着夕阳，好半天没有言语。在远处的一片树林后有一片平坦的原野，那些穿蓝制服的小弟兄曾在向海边的行军途中，在原野上宿过营，这些事现在回忆起来很模糊！说实话，命运与时间老人在跟他作对，就因为年龄的差异，他就得不到幸福！

西奥多娜的手慢慢放下来，让他的一只褐色皮肤的手紧紧握着。她至少是感觉到了痛苦与爱情在这一时刻是等同的。

“不要这样，”她轻声说，“这样的选择最好。我前思后想过了，将来你会庆幸我没有与你结婚。结婚只会有一时的痛快。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下，若干年后我们一起生活的情形，一个要守在火炉旁看书，也许夜晚还发头痛、关节痛，另一个只想去舞会，上剧院，出席夜宴。朋友，这不行。我们俩不是一个像元月，一个像五月，而是一个像十月，一个像六月初。”

“西奥多娜，这样的情形绝不会发生在你我之间，我可以……”

“不行，你办不到。现在你自以为能，而实际上并不能。好了，到此为止吧！”

上尉不得不承认自己败了，但他是一位刚强的斗士，他起身告辞后，紧闭着嘴，昂首挺胸。

上尉于第二天夜里返回到自己的居所，进屋时他又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军刀。他穿好衣服才进晚餐，白领带的结打得漂漂亮亮，然而也就在这时他自言自语反省着：

“平心而论，西奥多娜讲的的确很实际，没人否认她艳如桃李，但她的年龄少说也有 28 岁。”

上尉今年 19 岁，与他心爱的女人相差整整 9 岁，他的军刀只出鞘过一次，那还是在查塔努加检阅场，那地方离他很远，就像南北战争离他很远一样。

避雷针

—— 马克·吐温

我所攻读的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在每天的上午，我总是搬来一堆书，准备写作，由于此项工作要用去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极不愿有人打扰我。

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开始了写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是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就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有事要见我。我从楼上下来，问他有什么事，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虽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途经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尽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好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由于……”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一怔。

我私下认为，即使他看出了我不懂装懂，他也一定不会点破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

上，杆子要求哪种质量。

我告诉他装 8 根“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哪种好用哪种。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 20 美分，铜质的是 25 美分，镀锌的螺旋状杆要 30 美分。

我说用螺旋状杆。他又接着说，要想把事情干漂亮，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一致感到羡慕，都异口同声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对称布局的一组避雷针，那么他认为至少要用上 400 米。

我急着回去继续我的文章，所以，我立刻回应他，说按他的意思办，我终于摆脱了他，继续从事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当我费了半个小时才使我的思路收拢时，我的工作又被他打断了。

我又再次面对着装避雷针的人，他还是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我则相当地烦躁。

他站在那里，像在品评鉴赏似地朝着我房顶上的主烟囱方向眺望。他说：“眼前这景致简直会使人产生新的乐趣。”接着又说，“你能否告诉我，可曾看见过比单独一个烟囱上就装有 8 根避雷针更美的景色吗？”

我回答他，在我的印象中还不曾有过。他说他认为，天下除了尼亚加拉瀑布外，再没有比这更为壮观的自然风光了。只不过有一点稍显不足，那就是还应在屋顶周围再分散装上 8 根避雷针。

我跟他说我的时间很紧，让他再装 8 根避雷针，添加 500 英尺螺旋状杆。

这一次，我估计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被打断的思路

拉回来。但是装避雷针的人又传话上来要找我。

他说他是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才不得不打搅我的。因为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追求完美，而且一丝不苟。刚才干完活，累得要命，正想停下来休息，一抬头发现原先的计算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说，如果这样，万一雷暴到来，光凭这 16 根避雷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这所最心爱的房子完整的。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说，“如果行得通，你装它 150 根，在厨房里装一根，牲口棚上装一打，那只母牛身上装一对！厨师脑袋上也装上一根！你把你的材料全用上，爱装什么装什么，但愿不要再来打扰我！”

当他再一次见我时，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报报账吧。900 美元可以吗？那么街上集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怎么？原来是看避雷针！难道他们从未见过避雷针？是没有见过一座房子上装了这么多避雷针吗？这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但我还应下楼照看着点。”

在随后的 24 小时内，我这座房子竟成了全城的一大奇观和人们议论的话题。房子所在的街道，日夜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因为这时来了一阵雷暴雨，雷电直冲着我的房子打下来。过了 5 分钟，周围半英里内再也看不到一个观众了，但是在同样的距离外，所有高楼大厦的每个窗口和屋顶上却都挤满了人。

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好像是几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全部流星和烟火都倾泻到我这孤立无援的房顶上来了。

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的房子在 40 分钟内竟遭到了 764 次雷击。雷电是这样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螺旋状杆打到地里去，使人们都来不及搞清楚雷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敢说，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好在可怕的围困总算解除了，因为这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云层里肯定再也没什么可抛的了。

我顺便要告诉大家一声，在雷电袭击我房子的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写我那还没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了。

开小差

—— 约·斯坦培客

这天，美国人斯莱戈和他的朋友得到了四十八小时的假期。他们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酒吧间喝酒。当酒吧快打烊时，两人已经有七分醉意了。他们带着剩下的酒，摇晃着走向海滩。夜晚的气候温暖宜人，两人喝完了第二瓶酒后，就脱去衣服，跃入平静的海水，蹲下身子，坐进水里，仅留脑袋露在水面。

“啊哈，老兄，这样是不是够味儿？”斯莱戈得意地说，“那些游人花很多钱才能这样做，而我们却不用花半个子儿。”

“哦！不，我宁愿和我的老婆一起去看美国的棒球联赛。我要回美国，我要回家，我讨厌这里，你明白吗？”他的朋友抱怨着。

“那么，你可能还要一记耳光。”斯莱戈笑着说。

“我要到希腊人开的饮食店里去，喝上一杯双料的巧克力，里面含有麦精和六个鸡蛋。”朋友边说边稍微浮起身子，以免海水灌进嘴里，“我不喜欢这儿，这儿太闷，太闷了，我要到科尼游乐园，我喜欢那儿。”

“那儿游人太多。”斯莱戈接着说。

“我太想回美国了。”朋友又重复了一遍。

“噢，棒球联赛，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很想去打它一场。”斯莱戈说，“真想一个人逃回去。”

“就算你跑掉了，但你究竟能跑到哪个地方去呢？无处可去呀！”

“我要回家，”斯莱戈说，“我要观看棒球联赛，我要第一个来到看台上，就像1940年那样。”

“别做梦了，你不可能回去的，你根本就没钱！”他的朋友说。

刚喝下肚的酒给斯莱戈又带来阵阵暖意，温和的海水使他十分惬意。“我有钱，我能回去。”他脱口冒出一句。

“有吗？多少？”

“20块。”

“不可能，你没钱，你肯定是醉了。”朋友说。

“那你要不要打赌？就赌20块！”

“谁怕谁呀！你什么时候给我？”

“做你的大头梦吧，输的是你，就等着给我钱吧！”

接下来，他们从海水中起身，来到了码头上一堆木条箱旁边坐下。码头停泊着几条船，船上装运着废钢烂铁，还有在北美战争中损坏的军事装备，这些东西将送往高温炉中熔炼，以制成更多的战艇。这时，从高地上下来了一支分遣队，他们押着一百名要装上船运到纽约去的意大利俘虏。这些俘虏衣衫褴褛，穿着美式卡其军服。他们来到跳板跟前，等候着上船的命令。

朋友望着这些俘虏说：“瞧！他们马上就要去美国